



瓦瓣鳞鳞

孙文辉

矮屋上的瓦，在乡人们的方言里常作“瓦弁”，可我更愿意叫它们“瓦瓣”，仿佛瓦也似花瓣般害怕孤单，总愿层层叠叠地结瓣而生。幼时临窗念书，倦极无聊时便会看看前排小新娘家的瓦屋顶，松一松目力。那时候的天空似乎格外晴朗，青灰的瓦瓣覆盖着两边浅坡形的屋面，犹如一顶压得很低很低的绍兴乌毡帽，掩映出人世静好的无尽风姿。我默默地数着一垄一垄的陈年瓦行，常常因此而忽略了母亲的叫唤声。

入暮时分，家家户户忙着生火煮饭，淡白色的炊烟从矮矮的囱膛冒出来，也从参差的瓦缝间吐吐着，弥散着，无需多时，堂前屋后、弄里巷外，便满是烟雾的踪迹了。隔壁阿婆灶上灶下地忙碌着，间或发出的呛烟声，也透过薄薄的瓦瓣随烟飘荡，似远去了，又似从未消逝，让人倍感人世真切。待烟火散尽，人语渐息，月下的瓦瓣也缓却了呼吸，隐隐然现出一派静默、庄严的气象来。每回阁楼游目，面对着幽幽夜色里一片又一片鳞次栉比的瓦垄，我总会莫名地感伤。村人们却由瓦瓣的排列欣喜地悟得了牙齿的长法，并且坚信不疑。记得换牙那些年，父亲老是用一段细纱线帮我拉掉摇摇欲坠的乳牙，并郑重其事地命我将下牙扔到床铺下，将上牙扔到屋瓦上。怀着一种神秘的期待，我端端正正地并拢双脚，捏起沾着血渍的牙齿，铆足劲儿朝自家屋顶掷去，然后屏息静听瓦楞间细碎的碰撞声。老人们说，惟其如此，新生的恒牙才会如瓦瓣般齐齐整整。

雨季降临，素日里默然似睡的屋瓦开始一瓣一瓣地醒来。雨点斜斜细细地落在微微隆起的盖瓦上，发出碎碎密密的触碰声，对于终日在地头劳作的农人来说，这不啻一种深切的慰安，晴日里操劳不已的心暂时可以安耽下来了。也是在此时，母亲总会从针线箩里翻出一张布鞋底来，一面长一针短一针地纳着，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小新娘说着闲话。我静静地呆在一边，望着细雨中的瓦瓣浮漾起湿湿的流光，时而微明，时而幽暗，禁不住痴痴地想：倘使没有如许鳞鳞的屋瓦，这些失魂落魄的雨滴该如何安顿它们的去处呢？台风过境，往往携来滂沱的雨水，雨点也如豆粒般饱满壮实，笃笃笃地击打在坚硬而又轻空的瓦背上，一时间仿佛有千万根手指在密集地弹奏着贝多芬的交响曲，听得人心惊又肉跳。待雨势渐缓，水雾消散，陈年的瓦瓣突然间焕发出了闪亮的神采，天地也为之清明、朗润起来。残剩的雨水沿着斜列的瓦槽潺潺流落，渗入了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。

也许这便是鳞鳞瓦瓣的神奇所在，无论天晴抑或落雨，它们都能赋予乡村的一物一什以悠然绵邈的人世意味，让人看着真切，想来又无比亲切。外出返乡的村人常说，瓦瓣就是阿拉庄里的帽子，远远见到它，就晓得离家不远了。长大后，我渐渐发觉瓦瓣更是村庄的遮天伞，一旦没了它，我们该如何从容地面对时而光秃秃、时而阴沉沉的天空呢？

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 5663 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旧物记：油纸伞

李蓓莉

留老记忆里的油纸伞，有着油油的伞面，密密的伞骨，直直的伞柄，撑开时看伞外如晦的风雨，收拢时任雨滴顺着伞尖垂落如珠线。

小时候，每逢雨天，父母用斗笠和蓑衣，我用一把老旧的油纸伞，厚实的伞面用桐油刷过无数遍，抖开来满是桐油味。伞骨是密密的竹条，伞柄是直竹筒，沉甸甸的不容易打开。儿时既盼望水珠噼啪的雨天，却又怕下雨，怕风急雨狂时撑不开那伞，擎不住那份沉重。雨天放学时，有的同学顶着斗笠慢行，有的干脆冒雨狂奔，撑着油纸伞的孩子们，小小的身子罩在伞下，只看见一把把黄色的巨伞在移动，像一群匍匐蠕行的“蘑菇人”。

斗笠和蓑衣，是孩子最不喜欢的雨具。斗笠由竹篾夹着竹叶编织而成，大小如斗，故名。蓑衣又名“牛衣”，用棕丝和棕片编织而成，又糙又重。孩子小小的心还没装过古典诗词，不懂《诗经》的“何蓑何笠”，不懂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闲逸，他们还没读过那首《牧童》：“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”他们更不知道以后，斗笠和蓑衣被挂到墙上，成为一种隐逸和怀旧。若干年后，他们也一定读《红楼梦》——读到宝玉穿着北静王爷送他的蓑衣和斗笠，去看林妹妹，林妹妹乍见便说宝玉像个“渔翁”，宝玉要送她一件，可她说：我不要它，戴上它，我成了画上画的和戏里扮的“渔婆”了——他们是否和我一样，为黛玉终究不是宝玉的“渔婆”而唏嘘不已？

斗笠和蓑衣不属于孩子。于是，每一个孩子都撑一把大大的油纸伞。油纸伞易损。或是经不住雨横风

狂，或是被孩子们拖着走，甚至直接拿它作武器，无论何故坏了油纸伞，总免不了遭一顿痛骂。修伞匠人先劈竹条新换伞骨，尔后缝补伞面，最后刷一遍桐油。传统风俗不能送伞，“伞”的寓意即“散”，每次看到修伞人埋首缀补，我总是默默地站在一边默默地想，那修伞人灵巧的手能不能修补即将离散的情意呢？

古老的油纸伞，淳朴得如同一个远去的时代。

相传油纸伞是鲁班的妹妹发明的。她看到哥哥常因淋雨而不堪其苦，就把竹子劈成细条，蒙上兽皮，收拢如棍，张开如盖。后来因文人雅士的题咏，油纸伞就生动起来。白娘子化作凡人来到红尘时，在西湖边遇上一把油纸伞，伞下是翩翩美少年，“这位相公，手中伞可借用否？”流盼间，爱情已经落地生根。若没有那把绰约多姿的油纸伞，还会有缱绻千年的恋爱吗？《倾城之恋》里，范柳原撒下白流苏，带着萨黑莫妮出去玩。白流苏打着油纸伞在花园里兜圈子，柳原瞥见流苏的伞，停住了脚步。他知道这个长着一双清水眼的女孩爱上了自己。

最美的油纸伞在江南悠长的雨巷里，在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手里。狭窄曲折的雨巷，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，迷惘感伤朦胧幽深，又有期待的情怀。

油纸伞更属于诗意生活，它终于没能经住岁月的风雨。各式轻巧的折伞，各种美丽的伞面，“啪”一声就能轻轻弹开，挡住紫外线，挡住斜风细雨，也挡住岁月深处的诗情画意。

江南的雨季缠绵，撑一柄长伞走在校园里，看青红黄紫各色雨伞在雾霭般的天幕下浮动，我总会忆及油纸伞的岁月。那个修伞人，你还在吗？

闹钟嘀嗒

方名列

看到闹钟，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农村的一段往事。

插队不久，有一天，队长对我说，队里原来的记工员要离开，你是知识青年，没什么牵挂，大伙对你的反应也不错，这担子就你挑吧。队长把记工员的专用工具拿给了我——那是只小木箱，十五厘米见方，前面镶有玻璃，后盖可上下移动，上有铁丝做的拎攀，箱子外面涂有铁锈红的漆，里面放着一只闹钟。

当时，在农村多数人家是没有时钟的，更不用说手表了，家家户户的屋前门后都装有广播，农家的日常生活都是依靠广播进行，早晨广播奏《东方红》乐曲时起床，中午广播响吃饭，晚上广播结束睡觉，而广播的时间也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。夏季有“双抢”，开播时间最早，春秋有春耕秋收稍迟点，冬季最晚。

队里的工分完全按照记时算，出工时，社员们聚集在仓库前，由记工员似学校老师把社员的名点一遍，喊到的就说声“到”，点好名后，队长就开始分派活儿，于是社员们操起农具，各就各位。而计时就得依靠这只闹钟，社员如有事晚些出工或提前回家，那么他们就会跟我说一声。到年终，一年下来你总共干了多少小时，再按照几级劳力、每工多少钱来折算分红。

闹钟的钟面图案很好看，上面有群嫩黄色的小鸡围在一只老母鸡身旁，老母鸡的头是活动的，会随着钟的“嘀嗒”声而上下摆动，仿佛带领着小鸡们在田野上觅食。黑色的阿拉伯数字嵌镶在白色的钟面上，指针的边是黑色的，中间绿色，钟面四周十二个点也用绿色，那是夜光的，到晚上会发出幽绿的亮光。

清晨，我戴上斗笠，左手拎着钟，右肩荷着锄头，走在窄窄的田埂上。伴着“嘀嗒”声，开始了每天的劳



作。每到晚上，我总会拉开后盖，把钟取出来，用抹布轻轻擦去蒙于钟面的尘埃，上紧发条，对着广播校正时间，细细看着钟面上日夜啄食也永远吃不饱的那只老母鸡，会心一笑，然后放在靠床的桌子上，“嘀嗒、嘀嗒”的钟声，似一首催眠曲，伴着我进入了梦乡。

春天，田野泛绿，把钟放在嫩绿小草的田埂上，伴着“嘀嗒”声，犁开黑色的肥沃土地，播下春天的种子，插下希望的秧苗。夏天，伴着“嘀嗒”声，收割起金黄色的稻谷，又插上晚禾，似画家倾倒了调色板，田野瞬间从金黄色变成了翠绿色。秋天，收获的季节，伴着“嘀嗒”声，饱满的稻谷颗粒归仓，又是一个丰收年。冬天，乡村闲时不闲，伴着“嘀嗒”声，平整土地，疏通河道，为往后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。

光阴荏苒，时间在闹钟“嘀嗒”声中走到了1978年，那年回家过年，父亲托人搞到了一张手表票，买到了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。当我戴着这块手表出工时，社员们都羡慕，要知道我是全队戴手表第一人啊！

有了手表后，闹钟就悄然隐退了。我把闹钟交给了队长，队长就把它挂在仓库柱子上，开始还有人上上发条对对时，一段日子后，闹钟的“嘀嗒”声慢慢地轻下来了，而社员腕上的手表则渐渐地多了起来。

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25

出伊拉克边境时很顺利，可是穿过无人区到约旦海关时，出事了！海关工作人员要查司机证件，他蹲在车底下瑟瑟发抖，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惶惶不安。过了一会儿，约旦警方和安检的人也来了，很大声音说着阿拉伯语，有些我也听不大懂，只感觉他们语气越来越严厉，那个司机瑟缩得越发厉害了。

我们被命令待在车上，不许移动，突然一拨人将司机押着上来，让他将两排座位中间通道上的地毯掀开。我心想，不妙，这小子多半是夹带走私了。他掀开地毯，露出拧着螺丝的一块块铁板盖子，押着他的人递过去一个改锥，命令他：“把它拧开！”

那家伙苍白着脸，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，“哗”的一声，铁板被掀开了，六个巨大的油箱，赫然出现在车底，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的汽油。

接下来，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，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，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

打开，把汽油全部放掉。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，透过车窗，看着汽油汨汨地淌了一地，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，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。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，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？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，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，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！这一幕，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

事情很明显，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护，走私贩卖汽油。伊拉克的两大特产：椰枣和石油，很受周边国家欢迎。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，在巴格达，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，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。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，由于汽油太便宜了，每次结账太麻烦，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，年初扔下100美元，年底去结账，还没花完。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制裁，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。因为汽油太便宜了，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，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。

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，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，经过再三解释，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，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。后来，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，总算把我们释放了，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。

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，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，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。后来过的次数多了，我就有了经验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，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，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，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，送到他们办公室。遇上好说话的人，对方大概会说一声“谢谢”，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，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，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。

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，没有可乐傍身，我心里直打鼓，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。深夜时分，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，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。

车停好之后，他们俩在车里等，我拿好护照，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，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，一脸胡须，一身西服，身材略有发福，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。

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，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，放在他桌上，说：“这是点小心意，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，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，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，希望您能行行方便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